

# 中国扇子的起源及其功用

王功龙 梁 萍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9)

**提要:**根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春秋以前就有了扇子。扇子有箒、翣等异称。从形制来看,大多是圆形,后来又出现了折叠扇。扇子不仅有纳凉却暑的作用,还具有孝亲供养、礼贤下士的象征意义。扇子在后代诗人骚客笔下多有吟咏,表达朋友情谊及爱情,甚至可感慨和哀叹人间恩情厚薄、世态炎凉。扇子具有一种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意象。

**关键词:**中国 扇子 起源 功用

扇子作为摇动生风、却暑纳凉的工具,在中国已有很漫长的历史了。根据清人魏崧编的《壹是纪始》一书的诸多引述,认为扇子产生于黄帝时代<sup>[1]</sup>。《古今注》曰:“五明扇,舜所作,周制,王后缉雉羽为扇。”<sup>[2]</sup>《西京杂记》曰:“夏设羽扇,冬绘扇。”<sup>[3]</sup>陆机《扇赋》:“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sup>[4]</sup>《说郛》曰:“箒即扇也,关以西谓之扇,关以东谓之箒。其制起于轩辕。”<sup>[5]</sup>这几种说法,都具有传说的性质。

从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我国远在春秋以前就有了扇子。《仪礼·既夕礼》曰:“燕器:杖,笠,翣。”郑玄注曰:“燕居安体之器也。翣,扇也。”<sup>[6]</sup>《礼记·少仪》:“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不容,不翣也。”卢植注曰:“翣,扇也。”<sup>[7]</sup>这些材料都说明远在春秋以前人们就用扇子来避却酷暑了。特别是《仪礼·既夕礼》中说在燕居之器中,“翣”与“杖”、“笠”并列,可见当时扇子已成为平居生活用品了。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扇子是战国的。湖北江陵马山砖厂楚墓出土过一把竹编的扇子,扇柄在扇子的一侧,就像一扇单扇门。两扇门叫做“门”,单扇门在古代称作“户”。“扇”字是会意字,之所以从羽从户,是由于扇子当仪仗使用时,左右开合也像门户。《说文》曰:“箒,扇也。”<sup>[8]</sup>张舜徽在《说文约注》中说:“翣从羽妾声,自以扇为本义,古妾声通。……古之为扇者,或以竹,或以羽,至今犹然……实一字耳。

[1] [清]魏崧编《壹是纪始》[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57页。

[2]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2页。

[3]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2页。

[4] [清]魏崧编《壹是纪始》[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57页。

[5] [清]魏崧编《壹是纪始》[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57页。

[6] 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739页。

[7] 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021页。

[8] [汉]许慎[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卷五,第97页。

……手摇物以取风，其始盖编羽为之，故扇字从羽，后乃编竹为之，故箒字从竹，箒之为言捷也，谓手摇之甚便捷也。”〔9〕张氏所言甚是。《方言》曰：“扇，自关而东谓之箒，自关而西谓之扇。”〔10〕《释名》：“齐人谓扇为翼，象翼扇为清凉也。”〔11〕此则说明了“箒”、“翼”、“扇”三字实指一物，或因造字方法不同，或因地域方言不同，在实指实物使用时，无甚区别。“箒”字又有讹变为“蕙”者，《论衡·是应》：“人夏月操蕙，须手摇之，然后生风。”〔12〕后来人们常用扇子来比喻不明事理的人。《文子·上礼篇》曰：“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于己，万物变为尘埃矣。”〔13〕《吕氏春秋·有度篇》：“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余也；冬不用翼，非爱翼也，清有余也。”〔14〕《淮南子·人间训》：“譬犹失火而凿池，被裘而用箒也。”〔15〕《淮南子·说林训》：“中夏用箒，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应变。”〔16〕《淮南子·说林训》：“扬裸而欲弭尘，披裘而以翼翼，岂若适衣而已哉？”〔17〕《淮南子·俶真训》：“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暖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翼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18〕在《淮南子·精神训》中还有一段与《文子》中相似的一段话，说明当时人们用这种说法已很普遍，也说明扇子在当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了：“知冬日之箒，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19〕后来南朝鲍照在《园葵赋》中曰：“伊冬箒而夏裘，无双功而并盛。”〔20〕

上古时代的扇子多是圆形的，故又称为团扇。至少在汉代就出现了团扇。因为是用绢制成的，故又称为罗扇、纨扇。团扇形如圆月，暗合中国人团圆如月、合欢吉祥之意，故又称为合欢扇。西汉成帝时，班婕妤因赵飞燕入宫而失宠，故作诗云：“新制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如明月。”团扇多为“圆如满月”的样式，但也包括了各种“方不应矩，圆不中规”的方圆形、腰圆形、梅花形、葵花形等多种样式。古代男女都用团扇。在唐代永泰公主墓和李凤墓的壁画上，就都绘有用团扇的男人。但是等到折扇传入并流行以后，男人在正式场合都使用折扇，团扇就变成女性的专用物了。

由于团扇携带起来很不方便，人们又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折叠扇子。但折叠扇子何时出现于中土，前人多有误解。明代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曰：“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使事人焉耳。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做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通用之。而

〔9〕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M]，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第1版，卷七，第三十九页下。

〔10〕 [清]郝懿行《尔雅·广雅·方言·释名疏四种合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卷五，第858页。

〔11〕 [清]郝懿行《尔雅·广雅·方言·释名疏四种合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卷八，第1106页。

〔12〕 [战国]文子著，李定生、徐慧君校释《文子校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471页。

〔13〕 [汉]王充撰《论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十七卷，第170页。

〔14〕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二十五，第232页。

〔15〕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十八，第240页。

〔16〕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十七，第220页。

〔17〕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十七，第218页。

〔18〕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二，第21页。

〔19〕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M]，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卷七，第76页。

〔20〕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M]，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488页。

古团扇则惟江南妇人犹存其旧，今持者亦鲜矣。”<sup>[21]</sup>此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说宋元以前中土没有用折扇的；其二是说在当时人们使用折扇已经相当普遍了。持同样说法的还有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五的记载：“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或写作箒者，非是。箒即团扇也。团扇可以遮面，故又谓之便面。观前人题咏及图画中可见已。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sup>[22]</sup>这种看法在明代很普遍，但只能解释为以讹传讹。比如，明代陆深说：“予见南宋诗词咏聚扇者颇多，予收得杨妹子所写绢扇面，褶痕尚存。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即今折扇盖自北宋已有之。”<sup>[23]</sup>实际上，折扇早在汉代末年就已产生了，《国语·楚语》：“屏摄之位。”韦昭注曰：“屏，屏风也。摄，形如今腰扇。皆所以分尊卑，为祭祀之位，近汉亦然。……如今腰扇。是以今观古，腰扇形制实小，而中腰瘦减，不若团扇之圆<sup>[24]</sup>。”“腰扇”也写作“要扇”，晋代陆云《与平原君书》曰：“一日案行并视曹公（指曹操）器物，床荐席具，有……扇如吴扇，要扇亦在。”晋代张敞《东宫旧事》曰：“（晋）皇太子初拜，供漆要弱，青竹扇各一。”<sup>[25]</sup>“要”为“腰”的本字，“腰扇”即折叠扇。《南齐书·刘祥传》曰：“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鄣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鄣何盖？’”<sup>[26]</sup>《乐府诗集》辑有晋诗一组，其中《夏歌二十首》的第五首曰：“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轻袖拂华妆，窈窕登高台。”<sup>[27]</sup>所谓“叠扇”，即是折叠扇无疑。于此可见，早在汉末，就已出现了折叠扇，到南北朝时期就在士族学人中间流传开来了，所以，认为折叠扇是宋代从日本、朝鲜传入中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扇子不仅具有却暑纳凉之用，而且还具礼法作用，具有孝亲供养，礼贤下士的象征意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曰：“《白虎通》曰：‘孝道至则萑蒲生庖厨。’萑蒲者，树名也，其叶大于门扇，不摇自扇，于饮食清凉，助供养也。《论衡》作萑脯，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萑，摇鼓风生，寒凉食物。”<sup>[28]</sup>这是说萑叶子大，如果一个人尽孝道到一定程度，此树则自然生长在厨房，不用手摇则自然凉风惠至，以使孝敬老人的食物寒凉适口。崔豹的《古今注》曰：“舜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作五明扇。汉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sup>[29]</sup>又曰：“殷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周制以为王后夫人车服，辇车有翟，即缉雉羽为扇，以鄣翳风尘也。汉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以为常，唯诸王皆得用之。”<sup>[30]</sup>扇子竟然有如此多的礼法作用，这在今天已见不到了。

由于扇子还有一个作用，即屏蔽烟尘。上古时代出殡时，棺材两旁羽翼状的遮蔽土尘之物如扇状，“翟”亦可上从竹旁，下为妾。《说文》：“翟，棺羽饰也，下垂。从羽，妾声。”<sup>[31]</sup>崔豹

[21] 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明代笔记小说》[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十四册，第387页。

[22] [明]陆容《菽园杂记》[M]，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卷五，第52至53页。

[23] [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24] 《四部丛刊》本，卷十八。

[25]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2页。

[26]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M]，中华书局，1972年1月第1版，列传第十七，第639页。

[27] 《四部丛刊》本，卷四十四。

[28]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2版，第22页“萑”条。

[29]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M]，中华书局，1989年4月第1版，第420页。

[30]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2页。

[31] [汉]许慎[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卷四，第75页

《古今注》曰：“周制以为王后夫人车服，辇车有翳，即缉雉羽为扇以鄣风尘也。”<sup>[32]</sup>此即《周礼·春官·巾车》所云：“辇车：组纆，有翳，羽盖。”郑玄注曰：“有翳，所以御风尘。”<sup>[33]</sup>《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诸侯六翳。”<sup>[34]</sup>《淮南子·汜论训》：“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翳，此葬之不同者也。”高诱注曰：“周人兼用棺椁，故墙设翳，状如今要扇，画文，插置棺车箱以为饰，多少之差，各从其爵命之数也。”<sup>[35]</sup>其后同义引申，其置以障人者也称为扇。具有遮蔽功能的扇子即演变为后代的屏风，《初学记》卷一一引谢承《后汉书》云：“郑弘，字巨君，为太尉。主将第五伦为司空，班位在下，每正朔见，弘躬自卑。帝知，遂置云母屏风分隔之。”<sup>[36]</sup>因为扇子可以鄣面，故与棺饰遮蔽者同名。《世说新语·假谲》篇中记载温峤娶从姑刘氏家女，“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sup>[37]</sup>可见扇子除摇风避暑功用外，尚可蔽障遮盖，遮挡面目。甚而成为一种礼俗，扇子的这种功用，无论男女均用之，《宋书·明恭王皇后传》：“上尝宫内大集，而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sup>[38]</sup>《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sup>[39]</sup>后代诗歌中吟咏扇子的诗句很多，可以从中发现人们用扇子作遮蔽功用的很普遍，南朝梁丘巨源《咏七宝扇诗》：“生风长袖际，晞华红粉津。拂盼迎娇意，隐映含歌人。”梁何逊《咏扇诗》：“摇风入素手，召曲掩丹唇。”陈许倪《咏破扇诗》：“蔽日全无影，摇风有半凉。不堪鄣巧笑，犹足动衣香。”这些诗文说明扇子除有摇风功用之外，还具有恰到好处的遮掩作用。

由于扇子作用、质地及其形制的不同，古代的扇子有许多不同的称呼。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便面”条说：（《汉书》）“《张敞传》云：‘自以便面拊马。’按所谓‘便面’者，所执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饰，借其隐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sup>[40]</sup>此段话颜师古在《汉书·张敞传》下注曰：“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圆，即古之便面也。”<sup>[41]</sup>又《王莽传中》：“后常翳云母屏面，非亲近莫得见也。”颜师古又注曰：“屏面即便面，盖扇之类也。”<sup>[42]</sup>即称扇子为“便面”、“屏面”。唐代诗人李商隐《代董秀才却扇》中曰：“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莫道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歌女歌舞时所用的扇子称为“歌扇”。南朝·梁·何逊

[32]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2页。

[33] 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721页。

[34]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第1100页。

[35] 《四部丛刊》本，卷十三。

[36]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M]，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1版，卷一一，第255页。

[37]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下卷上第二十七，第857页。

[38]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卷七〇二，服用部，第3131页。

[39] [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中卷下第九，第509页。

[40]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32页。

[41] [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4次印刷，卷七六，第3222页。

[42] [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4次印刷，卷九十九第4124页。

《何水部集·拟轻薄篇》：“倡女掩歌扇，小妇开帘织。”<sup>[43]</sup>

用白鹤之羽制成的扇子为“鹤扇”。即前引晋陆机《羽扇赋》中说：“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sup>[44]</sup>唐代温庭筠《晓仙谣》：“遥遥珠帐连湘烟，鹤扇如霜金骨仙。”用绢制的扇子称为“巾箒”。晋·潘岳《寡妇赋》：“命阿保而就列兮，览巾箒以舒悲。”<sup>[45]</sup>元·陈樵《八咏楼赋》：“偃靡芜，动巾箒。”<sup>[46]</sup>用蒲葵叶制的扇子即称为“葵扇”。唐·柳宗元《行路难》诗之三：“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唐·白居易《山池》诗之一：“坐把蒲葵扇，闲吟两声。”

扇子在后代诗人的笔下经常成为吟咏的对象，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及其对于扇子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唐·白居易《不出门》诗：“弥月不出门，永日无来宾。食饱更拂床，睡觉一嚅伸。轻箒白鸟羽，新篔青箭筠。”他又在《白羽扇》诗中说：“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诗中热情地赞颂了扇子在酷暑难耐之时给他带来的乐趣。

扇子可以表达爱情，可传递主人的绵绵情意。唐代李峤诗《扇》中曰：“翟羽旧传名，蒲葵价不轻。花芳不满面，罗薄诟障声。御热含风细，临秋带月明。同心如可赠，持表含欢情。”扇子可传达诗人骚客的款款情意，唐·林和靖诗《李翰林寄松扇及诗乃答之》中说：“编松为箒寄山中，兼得紫微诗一通。入手凉生殊自慰，耳频长听隐居风。”诗人隐居，友人寄来诗和扇子表达情意，诗人作诗和之。宋代黄庭坚诗《以十扇送徐天隐》有：“人贫鹅雁聒邻墙，公贫琢诗声绕梁。坐客有毡吾不爱，建安七子兄伟长。遣奴送箒非为好，恐有佳客或升堂。”可见当时还有互相赠送扇子的礼节风俗。

酷暑燥热，亲人团聚，在皓月清风之中纳凉，手执扇子，谈天说地，那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唐代权德舆《新月与儿女夜坐听琴举酒》：“泥泥露凝叶，骚骚风入林。以兹皓月圆，不厌良夜深。列坐屏轻箒，放怀弦素琴。儿女各冠笄，孙孩绕衣襟。”千古之下，犹能体会到当时诗人全家其乐融融的情味。

扇子在盛夏中为人使用，到了秋冬就被弃置不顾，这种时效性就引发了人们对人间恩情厚薄、世态炎凉的感慨和哀叹。唐代刘禹锡诗《团扇歌》：“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上有乘鸾女，苍苍网虫遍。明年入怀袖，别是机中练。”又《秋扇词》：“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这完全将作者对于人生的感叹寄寓到扇子之中了。唐代诗人郑谷的《代秋扇词》说得更是直截了当：“露入庭芜恨已深，热时天下是知音。汗流浃背普施手，气爽中宵便负心。”唐代诗人项斯的《古扇》更是借扇子抒发了古今代谢的历史苍凉之情：“昨日裁成夺夏威，忽逢秋节便相违。寒尘妒尽秦王女，凉殿恩随汉主妃。似月旧临红粉面，有风休动麝香衣。千年萧瑟关人事，莫语当时掩泪归。”普通的一把扇子，竟然承载了这样厚重的情感。

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天人合一，中国人将人生的感慨与外在的自然之物融为一体，

[43] 《四库全书》本。

[44]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M]，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361页。

[45]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M]，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634页。

[46]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M]，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12月第1版，第329页。

“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扇子，一个平凡的却暑纳凉的工具，伴随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不但是融实用价值与美学价值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而且慢慢地生成为一种身份、地位、品味的象征，一种社会角色的道具，一种蕴涵着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意象。在中国人眼中，扇子是感情的载体，人们可以从扇子中体味到古人对人生的悲叹感慨以及人情冷暖的变迁，也可以从扇子中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

王功龙，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梁萍，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